

短篇小說獎首獎

正東三十里



姜泰宇（敷米漿）

作者簡介——

姜泰宇（敷米漿），一九八二年生，桃園人。輔仁大學日文系畢業，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專班就讀中。出版十餘本小說、散文，也寫劇本。現為專職洗車工。

得獎感言——

我經常想像一個枯井，往枯井內丟石頭。因為是枯井，偶爾因為潮溼連回聲都沒有。偶然聽見了聲響，我不敢太過歡天喜地，便小小地、沒有表情地開心著。繼續寫下去，你要繼續寫下去。枯井大約是這麼對我說的。

正東三十里

（一）倒數四天

他們說呂洞賓的左腳踩在那裡，前幾日退潮時我去看了。可能有凍甲，或者拇趾有繭還是香港腳什麼的，不像腳印。像砲台。腳印是會前行的，砲台往下壓，再也無法離開。總之在作醮第四十六天，起風了。

天湖宮作醮要四十九天，今年是從四月八日開始，我的船票上面就是這個日期。連續搬了二十五天的歌仔戲，看了無數次天台山呂洞賓左腳的事。白天偶然會聽見隆隆的砲聲，這裡很西，離那一邊很近。那裡很大，聲音也很大，隱隱約約的，好似呂洞賓的腳一下又一下地踏著，轟隆隆，讓人忘了聽風聲。沒有人知道風是什麼時候停下來了，整個島靜止了，原來人也是流淌的，沒有風等於沒有移動，我們也靜止在這裡。

學校後面那群黑狗，每隔幾天就會少一隻，他們的眼睛愈來愈無辜，我不敢走近。原先籤仔店的老闆娘會負責我的餐食，一天兩次。風停了，船也沒了以後，變成一頓，最後籤仔店所有的東西

被來島上的釣客搶走了，老闆娘說，「攏予伊，咱遮較斟酌咧，無要緊。」老闆娘想退我餐費，我拒絕了。老闆娘應該六十多歲了，接下來的每日爲了我的吃食張羅，村長弄來一些石鮠，配著冷凍了不知道多久的排骨煮湯。石鮠觸手蜷曲著，與我入夜後的睡姿類同。「無要緊。」老闆娘說著，脖子上掛了個淡綠色的小型收音機，裡面總放著這樣那樣的台語老歌。

這裡很稀，原先一週僅三班船，來往的人不多。我最常往花嶼國小去，孩子們都各自回家了，聽還在學校的老師說一年級跟四年級都沒有學生。全校只有十二個孩子，稀稀落落。學校後面的野狗原先有七隻，看似帶頭的那個是母狗，左前腳像穿了白襪，眼神警惕。將手上的臭肚遞過去的時候她對我吠叫，其他黑狗則跑開。後來才知臭肚有毒，得將棘刺拔除。果然拔除後母狗就不對我吠，謹慎地放置於前方三公尺左右的地面，我緩緩退後至不具威脅的距離。母狗咬了一口後，其他的狗也上前，僅一尾臭肚，狗兒們竟分食。物資緊張，後來我竟有點害怕接觸帶頭母狗的眼神，也擔心將食物給狗吃的事被發現，於是每回到國小後方，我便漸漸蜷縮起來，像石鮠，想從外向內將自己勒斃。時間久了，便覺得除了花嶼成了孤島，我也是。開始習慣了這樣的日子，晨早惺忪地醒來，睜開眼不知身在何處。

我替母狗取了名字，左腳白腳印就像踏進滾滾而來的浪花，傳說中天台山呂洞賓的腳印是她踏下的也不一定。我先喚她洞賓，後來叫她仙姑，想想覺得不對，改成踏浪。我有無數的時間浪費在這件

事上，卻沒想過她接受與否，最終她對「仙姑」有反應，我喚一聲，她尾巴便會節省地搖兩下，與我最近的距離是兩步，我摸不到她。我開始刻意不將排骨啃乾淨，還蒐羅了其他人的，放在口袋，拿到國小。他們幾個在我身旁「喀滋喀滋」啃著骨頭，我高高在上看著他們，小聲喊著「仙姑」，她便搖兩下。至少她沒有不勞而獲。

他們跟著我到燈塔，我發了幾個小時或者幾分鐘的呆。很多時候甚至不知道他們就在我身邊，我同時存在於奇妙的狀態，或者孤獨，或者有伴。仍舊有大把時間思考這件事。回程路上我將步伐放慢，試圖降低熱量消耗。陽光斜斜灑在小路旁的樹上，天氣漸漸熱了。一個赤腳阿嬤拿著舒跑跟金紙，一半在陽光下一半在陰影處。灰白色的短髮好似從來不曾梳理，自在且任性地立在頭上。

「阿嬤你幾歲矣，哪會家己一个人佇遮？」我說。

阿嬤八十四歲了，彎著腰說要拜拜。我以為是要拜五營元帥或者將軍，這些日子我在廟口聽了好多故事。祈禱我們可以盡快脫困，神明保佑一切恢復正常。

「拜樹來嬤，少年家佇遮創啥？」

我沒有聽過樹來嬤。大概是萬物成靈萬物可拜。我說去燈塔看看有沒有船來救我們。阿嬤笑了：「總有一工會有人來。」她臉上帶著草屑，想必剛在哪裡弄花弄草，看著她彎腰我有點不捨，便蹲下

幫她點香、燒金紙。風很大，金紙亂飛，「仙姑」在後面追著。

「石蚵猶未肥，明仔載去看覓敢有白底仔好掠。」

聽見白底兩個字，仙姑尾巴又搖了兩下，被阿嬤揮手趕跑。白底我抓過幾次，跟著村長他們試試手，收穫不佳。畢竟不是海的孩子。看見村長他們直接將白底的蟹螯拆下生吃，我感到不可思議。但滋味真是好極了，海水鹹鹹蟹肉鮮鮮。我跟阿嬤說，明天我也去，仙姑就叫了兩聲。阿嬤分了我一罐舒跑，我回過頭，仙姑與她的快樂伙伴正盯著我。我灑了一點在地上，看著他們歡快地搶喝。

風很大，金紙灰到處亂飛。起風了，起風了。我瞪大了眼睛，跟阿嬤說起風了，然後拔腿狂奔。仙姑他們在我身後狂吠，一切美得像詩。

五月二十三日，終於起風了。我奔回簞仔店，老闆娘呆愣愣站在門口，村長躺倒地上，頭上有血。我手上還拿著舒跑小小的罐子，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二）倒數三天

村長堅持作醮到最後一天，這件事讓很多人不高興，尤其是同我一般的外地人。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有人說砲打過來了，有人說台灣那邊發生了大事。大事就是壞事，最開始是突然整個島都沒

有風了。發現這件事的是天湖宮的廟公，沒有人能發現風的蹤影，但是他發現了。接著派出所的警察都不見人影。村長發現所有的船都沒了，大的小的。然後便是停電，花嶼在夜裡變成星星的島，或者說花嶼變成星空，星星成為散布的小島，我們則是那移動的流星。我曾在一個晚上捕捉十五顆流星。花嶼距離馬公市區大概三十公里，距離望安大概十八公里，那些釣客說要是不行就游回去馬公，我一直等著有誰實踐這件事但總沒有。

沒有風是什麼感覺呢？其實一開始是沒有感覺的，後來慢慢覺得整個世界停滯了，每天每天變得更黏膩，好像成了畫作被固定在木框裡面。網路徹底失效，電話也不通，我們把自己活成了戲偶，沒有網路沒有通訊就停止運轉。因為電力斷斷續續，廟前的歌仔戲有時候只有聲音，那些搬演的人賣力唱著走著繞著，我有點羨慕他們這麼有目標。村長要大家不要亂猜，只要繼續酬神一切都可以安然，那些釣客在竊竊私語，說就要打仗了還酬神，應該是頭殼壞去。但村長丟的金錢母，就是這些釣客搶最凶，我撿了兩個小蛋糕一袋餅乾，老闆娘又偷偷塞給我兩張粿。蛋糕掰碎之後，仙姑他們吃得可香了。如我這般來這邊待這麼多天的人不多見，剛上島的時候我還暈著。

「少年人哪會來遮濟工？哪有遐爾好迫迫？」老闆娘問我。

我沒有告訴她因為我沒有地方可以去，總要為這個世界殺死一些無足輕重的東西，例如自己，例如無關緊要的時間。建醮大典總讓我幻想經過七七四十九天之後，一切都會不同，不是重生就是死

去，總得讓神明見證吧。四十九這個數字有一種魔咒，從小到大看過無數次，好像經過這個數字的日升日落後，懦弱的人膽子會肥，悲傷的人能往前狂奔。我就是爲了這個而來。

雖說一切照舊，村長私底下問我是否可以跟他一起搬石頭到西邊的海岸那裡。不知道那有什麼意義，但我點頭同意了，跟學校的林老師一起，他話不多，我也是，好像麻木的兩個機器人搬著或大或小的石頭，在離岸不遠處排成一列。灰白色的安山岩上直直立著這些石頭，像衛兵也像仙人的手指。中間搬累了老闆娘會請我們喝自採自煮的野生風茹茶，滾燙的茶入口之後更熱了，但前兩日人中冒的那顆痘子，搬完整天石頭後竟然消了。也不知是流汗還是風茹茶的關係。青草的香氣好似棉絮一樣擠在我的鼻子前端，一路纏繞直到我的喉頭。林老師跟我說，這些大小石頭都是石敢當，搞不懂村長搬過去要創啥。傳說中那邊如果打過來，會有水鬼趁夜摸到兵營或者房間，刀子輕輕一抹，睡夢中就光榮犧牲了。石敢當可能爲了擋水鬼吧，我說。

林老師可能沒聽懂我說的水鬼是兵，以爲我在捉弄他說些裝神弄鬼的，也沒打招呼就走了。那天晚上很餓，老闆娘準備了花菜干，配著滿滿一碗的高粱飯。我沒好意思說其實我更愛吃菜豆飯，配著石鮓滷肉吃了兩碗，我還是喜歡石鮓排骨湯，因爲有骨頭。那是我到花嶼以來吃得最飽的一次。後來物資愈來愈吃緊，褲子反而愈來愈寬鬆。

也是那天晚上，累極反而難眠，口袋裝著滷肉晃啊晃直到國小那裡，才發現黑狗少了一隻。仙姑

縮著尾巴，看到我也有點害怕，就知道出事了。那些釣客的晚餐肯定很豐富，我躲在一旁緊緊抓著一顆尖石子，粗糙的邊緣嵌入我的掌心，大鍋子，熱騰騰的霧氣因為無風而灌滿整個空間，我想著若我衝了過去能擺平幾個。但我沒有。掌心破了，卻感覺破的是心，在這個地方我連一隻狗都沒能保護，誰又能說他們錯呢？因為沒風，也沒浪，釣客的收穫愈來愈少，紅底仔、白底仔幾乎要被撈光了。我已有多日沒吃到臭肚，以海島來說很不尋常。

我喝斥仙姑，想把他們趕到雜貨店那邊，但怎麼也不成功，反而躲我躲得更厲害，可能以為我也是抓走他們的伙伴，或者家人。只知道是黑天，不知道是幾點，或許聲音太大，吵醒了一個阿嬤。眼睛眯眯閃著不知是眼淚還是眼油的光，拎著很有年紀的油燈走出來，腳拖在地上，唸唸唸。

「你咧創啥物？」

我回過頭，發現阿嬤的腰幾乎彎成七十度，吊著眼睛看著我，配合油燈因為走動而來的搖曳，我抖了一下：「有人共狗仔創矣。」

我說完便大哭了起來。

因為一隻黑狗能夠這麼難過嗎？靈魂的一部分抽離了嚎哭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為了黑狗哭，還是為了困在孤島哭。或者是，為了手掌被石子刻下的、那象徵著我的懦弱而哭。阿嬤沒有說什麼，

小小瘦瘦的身體拉著我往裡走，手指粗粗的，關節粗大，掌心都是繭。因為佝僂大概只到我的胸口下緣。但那是我抓過最有力的手，不容置疑地拉著我進入屋內。

屋子裡有一個大大的、長形的木箱，斜斜靠著牆，估計與我差不多高，約莫一米八左右。乍看像極衣櫃，上頭有著花紋，看來相當陳舊。拉了下面有顆球的燈索，室內亮了起來。

「莫哭。」阿嬤說，我便哭得更大聲了。

「狗仔來世間是欲還數，後世會當做人。若是欲哭欲啼會予伊毋甘轉去遐，按呢毋好。」阿嬤拉了一張椅子，讓我坐下。也不知道為何哭哭啼啼，好似整個人像枯井，連石頭掉落的回聲都沒有，只有乾乾癟癟的碰撞。阿嬤將我扔下的那顆石子拾起，遞給我一小杯茶水，透明杯子上面有積年茶漬，我一口喝乾，杯子雖小，井底也獲得灌溉。

「阿嬤九十二歲囉……規世人毋捌離開遮。也無讀冊，一个字攏袂曉，日子按呢過，嘛是規攏好，阿弟子莫哭，阿嬤捧茶予你嘛。」

我問她，九十二歲都沒離開過花嶼？阿嬤笑，告訴我連本島都沒去過。為什麼不出去看看呢？誰把她困在這個小小的島？小孩呢？阿嬤笑著，就坐在躺椅上睡著了。我走上前，將手指放在她鼻子前探了探，有呼吸，緊接著覺得自己真是王八蛋。

我從旁邊的餐桌拿了一件外套替阿嬤披上，外套有著一種鐵鏽與藥草混合，難以形容的氣息。不知為何讓人感到心安。走出九十二歲阿嬤的家時，仙姑他們早已不知去向，若他們也是帶著任務來到世間，那麼死在外地人的嘴裡，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救贖？死了之後又去了哪裡？有人能確認真的可以轉世爲人嗎？轉世爲人真的好嗎？

老闆娘跟我說，那個九十二歲阿嬤叫做阿春姨，我得叫她阿春嬤。年輕時候丈夫就過世了，辛苦地拉拔獨子長大。兒子後來去本島跑船發生意外就沒了。九十二年裡有多少時間阿春嬤是獨自一個人在那個被黑暗填滿的房子裡，窩在躺椅上看著世界往前走，而她靜止。如同現在花嶼上的所有人。

村長說，阿春嬤家裡那個不是衣櫃，是立棺。早年交通不便，習俗上會先置辦自己的棺材。「我較早捌共阿春姨仔鬥油漆，若無，棺材會爛去。尾仔伊攏無欲予我去，嘛毋知這馬按怎樣……」村長說。

我與村長說好，過幾天一同去阿春嬤家裡替她油漆立棺，順勢幫她把屋子裡的燈光換置一下。

村長頭破掉以後，看來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幫阿春嬤漆棺材了。

(三) 倒數兩天

呂洞賓伸出大大的腳，一步跨過天台山，左腳踏在花嶼，右腳踩在望安島，意氣風發居高臨下看著這一片美好的海洋，還有島，還有少少的人們。一時間天搖地動，那些外地人都震撼了，跪倒膜拜，嘴裡喊著：「上仙救命，上仙救命！」呂仙瀟灑一笑，說道：「能活、能活。手裡沒有罪惡的，不會起貪念的，能活。」外地人哭倒一地。

然而哭的只有老闆娘，倒的是村長。那些釣客不知如何集結了其他的外地人，整坨的人擠在籤仔店的門外。林老師上前，拿出止血帶簡單幫村長包紮了之後，對我使了眼色。我退到一旁，林老師說，無論如何要我都站在外地人那邊。先保護自己。我眼睛盯著那些釣客，很想擁有仙姑靈敏的鼻子，可以嗅出是哪一個抓走了那隻黑狗。手因為過度用力握拳而發抖。

他們說，砲彈聲愈來愈頻繁，想必是真的出事了。籤仔店的東西雖然都被他們分享走了，但一定有倉庫，非常時期應該貢獻出來，讓所有人可以存活。說話的那個應該就是推倒村長的傢伙，聽他們說叫做阿吉，比我早到島上幾天，很喜歡亂丟菸蒂。當然這幾日已經沒有菸蒂可以丟了，所以開始丟人。林老師推了我一把，把我扔到他們那一群外地人的所在，我可以感覺自己的臉脹紅且溫度很高。老闆娘說，所有東西都分出去了，真的一點都不剩了，那群外地人訕笑，說要是都沒剩了，這幾天幾個老傢伙吃什麼喝什麼？肯定有藏起來，不厚道啊老闆娘，把自己餵得肥滋滋，讓他們幾個餓慘了。

「你們不是吃了狗？」我忍不住。

「嘿，真正好食，另日子你來一碗。」

我盯著他，笑了。老闆娘拚命解釋，最後不得不將簋仔店敞開，那些外地人衝了進去，我知道裡面什麼都沒有，每天只剩下一餐，老闆娘說她胖，吃少一點當減肥，總是多留給我。菜豆乾早已沒了，曬的高粱也逐漸見底，我們都沒說出口但心底明白，如果村長沒有撈到漁獲，距離我們挨餓的時刻愈來愈近了。

那些釣客不知道從哪裡挖了兩粒南瓜，老闆娘趕緊說，那瓜還沒熟，不能吃，東翻西找，確定了真的沒有吃食以後，那些釣客才帶著兩粒南瓜離開。大家都散了以後，我跟著老闆娘一起收拾簋仔店。村長坐在椅子上兩眼直直發愣，臉上的血已擦乾淨，但味道遲遲沒有散去。老闆娘有些埋怨。

「欲入來就予您入來，結果這馬舞這齣矣……」

「頭家娘，村長嘛是欲保護簋仔店。」我說。

老闆娘煮了茶，燙口。我跟她說，起風了，好像不一樣了。老闆娘不在意，揮了揮手。村長歎了一口氣：「遐的毋成罔穩當閣會舞代誌。」

說中了。那些外地人集結起來（其實也不過四、五人），成日在村子裡到處「拜訪」村民，那些後山挖的、地上種的，有腳會跑的，通通沒有逃過他們的掌心。他們拉我入伙，我看見林老師跟在他們後頭對我使眼色，想了一想，決定跟他們一起。在那之前，我很擔憂仙姑與她的快樂伙伴，特別央求林老師想辦法把他們驅離。走在路上，總感覺仙姑跟著我，回過頭卻沒瞧見那很節省的尾巴。

我知道他們跟著我，我知道。

「快跑啊，快跑。」我在心裡吶喊。就算是這輩子來這個瘋狂的世界還債，也不能還在這樣的人肚子裡。快跑啊，快跑。

那個叫做阿吉的跟村民「借」食物之後，我會盯著村民的眼睛。從他們的眼裡沒有看到憤怒，沒有看到悲傷。視線繞過我的身上，會露出狐疑的表情，彷彿說著：「你？你怎會跟他們一起？」

「啊，對啊，你也是外地人。」他們可能這麼想。

為了避免出現更多的衝突，跟著他們我只能忍受這樣的眼光。村民很冷靜，這段時間多半靠著自給自足的能力撐過，而外地人除了釣漁獲，就沒其他本事了，隨著時間過去，連餌都快找不到，才將歹念打到村民身上。

明明已經起風了，明明事情應該好轉的。一整天下來，這些釣客跟外地人還是搜刮了不少東西。他們喚我一起，我拒絕了。那個阿吉對著我壞笑，說這兩天狗跑沒影，找時間再來想辦法。我沒有繼續聽他說著有多美味，快步走回簍仔店。

老闆娘見我整日未歸，留了餐食給我，我簡單吃了一些，胃口不好。將高粱飯捏成球放口袋，我迫不及待回到學校去，喚了幾聲仙姑都不見影。入夜以後風大了，吹著帶點涼意的風，才知道原來所有東西都有重量。我坐在地上，將口袋裡的飯扔下，看著天空發呆。飢餓以及擔憂帶來濃烈的疲倦，但我不敢閉眼。閉眼之後或許才是真正的清醒，而這樣的扭曲讓我隨著風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荒謬的世界，獨自一人，妄想對抗沒來由的終章，但光是維持基本生存條件就艱難不已。花嶼上的這些老人家，一個比一個堅韌，沒有海運，還有這樣那樣的方式餵飽自己。

抬眼看見一個巨大無比的流星，劃過天際時的聲響讓空氣都被壓縮到極致的悶痛感。餘光中我看見仙姑他們湊在地上的高粱飯糰前，對著天空狂吠。但吠聲我聽不見，轟隆隆地我聽不見啊！

這一刻島上所有人大概都抬頭看向天。那一道美麗的火光照耀整座島，整座幾乎沒有多餘電力的島。我爲了美麗而震撼，這一刻我只想閉上眼睛，或許這本是我來到此處的原因。沒有地方可以去了，於是在這個地方，這片永遠看不膩的海，當我不再睜開眼，生命就會謹記住這一秒。這一秒鐘我活在畫一樣的相框裡，我的永恆必得靜止。

仙姑咬著我的褲管，回過神來才發現燈塔那邊似乎起火了，而天也即將放光。不知道是真的神遊還是因為過度疲憊而睡去，只覺得一瞬間時間就被火光燒去，燒去我的物換星移也燒去我的形狀。起身狂奔，仙姑在我身後。往燈塔那邊跑到一半，林老師一身狼狽從旁邊衝出來攔住我。

「他們、他們瘋了。」林老師說。

「發生什麼事？」

「他們把所有村民趕去廟前，說那邊真的打過來了，什麼進入緊急狀況什麼……我也搞不懂，你先躲起來。」

天空剛剛破曉，我已無處躲藏了，林老師。我告訴他，我得去廟前，讓他帶著仙姑過去燈塔那邊查探狀況。是不是真的打過來了，是不是真的有水鬼摸上岸，都要明明白白。這是一場鄰近死亡的派對，我當不成主人，總得好好扮演賓客的角色。林老師點頭答應，我推了他一把，彼此都有些踉蹌。是飢餓的吧，我們。林老師也是外地人，老家好像在彰化，一個比我早抵達此處，比我更像花嶼人的外地人。

天湖宮前聚集了不少人，看起來還有人正往此處移動。那幾個外地人看見我，竟然對我招手，要我趕緊過去。應該站在哪裡呢？笑靄，哭靄？天湖宮的天帝想來也沒法回覆我。安排好的。都是安排

好的，誰都能在這個世界占著一個位置，然後想著下一個位置，只有最沒用的人才會熱烈祈禱如同現在這樣的毀滅，毀滅讓人有機會後悔，那些沒辦法重來一次的，不是同歸於盡就是旭日東昇，我想眼前這幾個外地人，恐怕認為這個清晨，就是嶄新的開始吧。

我亦想重生，也巴不得可以按一個鈕就刪除過去每一個錯誤決定的瞬間。重新開始好嗎？沒辦法嗎？那我告訴你，我要躲到一個小島去自生自滅，沒有人替我哭泣，沒有人知道我埋骨何處。如今，我拖著腳步走向那些外地人。我始終是個外地人。

阿吉說，有人去看過了，燈塔那邊應該真的是砲彈打過來。花嶼必須戒嚴，沒有打算徵詢大家的意見。這裡的人老的老、殘的殘，現在需要統一管理，集中物資分配工作，並且在對方真正登陸時，由阿吉代表花嶼與對方交涉，爭取空間，主要目標為生存，次要目標為犧牲必須犧牲的，保全必須保全的。打是沒得打，花嶼上下能找到的武器根本幹不過敵人，降要有降的姿態，取得共識，辨認現實……

啪啪，啪啪啪。

一連串廢話還沒說完，阿春嬾雨傘就敲在他的頭上，一個歌仔戲班的阿姨笑得彎了腰，旁邊幾個釣客甩著釣魚用的凳子欲還擊，我衝上前去擋了一下，額頭被敲了一記。

「阿春嬖，妳哪會佇遮？」我問。

「糞埤人，我來摒糞埤。」阿春嬖說。

好不容易隔開那些釣客，阿春嬖有點喘，佝僂的身子倔強地站在最前方瞪著他們，因為彎腰的緣故眼睛吊著，凶狠。那個八十四歲的阿嬖也站了出來。阿吉對著這群歐巴桑冷笑，還拍了拍手。

我覺得荒謬。廟前的戲台還沒拆，那些釣客像極了戲子，你扮武生我扮丑，那是真的醜，從裡到外都醜。

「阿婆，妳這馬是欲創啥？欲害死逐家？」

「害死啥物人？你才會害死人。」

「擲雨傘欲拍阿共仔？欲笑死人。」

阿吉把所有人趕進廟裡，小小的天湖宮擠滿了人。其他釣客把能找到的菜刀、鐮刀都收著，盯著廟門。我半蹲在石獅子前面的台階上，阿吉說要讓一些老人家擋在前面，如果那邊真的打過來，「總袂使予少年仔去死吧。」

鄰近中午，廟裡的老人家又熱又渴，我裝了幾壺水進去，阿吉吩咐其他釣客準備將老人趕到海邊

去。我說這沒有必要，現在還沒看到有誰打過來，但沒人聽。老人家像一串鈴鐺被搖晃出來，阿春嬤走到阿吉前面，手裡沒有雨傘。

「我有船。」阿春嬤說：「會當駛去本島找人。」

現在哪裡還有船？阿吉大笑，整個小小花嶼早繞了千萬次，哪裡還有船可以駛？阿春嬤說有，就是有，藏在她的山洞裡，讓阿吉跟她一起去拖來。阿吉當然不願意，此時大家都飢腸轆轆，即便搜刮最多的幾個釣客亦然。阿春嬤看著我。

「予這個少年家佻我做伙去，我傷過老，無法度共船抓轉來。」

我看著阿春嬤，想起她屋子裡的立棺，不知為何有點慌張。

她抓住我的手，緊緊捏著。粗粗的，硬硬的，熱熱的。

（四）最後一天

這裡距離本島，向東大約三十公里。中間會經過一些小島，目前是長浪相當危險，若是一般快艇有翻覆的危機。我不知道阿春嬤的船幾多大，我一個人是否可以抓回來。花嶼的小路邊都是一些草

毯，奇形怪石數不清。阿春嬾腳步很慢，我跟在身旁，緊緊抓著她的手。

我想跟她解釋，我與他們不是一伙的，卻不知如何開口。阿春嬾赤腳慢慢走著，不時抬頭看看天。後山大石旁邊的草路，割得大腿癢癢的，阿春嬾拉著我的手往山裡走，小小的島，此路彷彿無窮無盡，多走一步就是天堂，多走一步也是地獄。回過頭，黑色的尾巴意思意思搖了兩下，林老師走了過來。

「火熄了，看不出是砲彈還是什麼。」他說：「你們要去哪裡？」

我告訴他剛剛的事，林老師點點頭，想必方才也在一旁看著，但聽不見吧。仙姑湊到我身前，第一次與我離那麼近，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她。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將手放下。沒有人確定明天還在不在這裡，誰先走也說不定，如果沒有真的愛，那就不要碰觸。我讓林老師找地方躲好，那些外地人看來是徹底瘋了，什麼時候殺人都說不準。三推四請，林老師才離開，仙姑看看他，又看看我，最終跟在我的身邊。我還是沒有伸手，哪怕她離得再近。

「以早阮後生過身的時陣，有留一寡物件。除了船以外，閣有淡薄仔寶貝，等咧攞拊出來，予你。」

「毋通，阿春嬾的寶貝哪會駛黑白提！」

「預顛！講欲予你就是予你。」

再沒有說話了我們。這一秒鐘我不再是自己，也沒有太多時間思考這個奇妙的瞬間，阿春嬤帶我走到一個洞穴的入口，前面五公尺左右，還有水打上來，不知道是不是他們跟我說的「地底浪」。地底浪在很多山間，會從下面打上來，傳說是因為海水灌進山體裡，只有特別的時刻才能看到。花嶼絕大多數人一生都沒見過。而我見到了。

山洞裡潮溼，有海水的鹹味還有藥草味。等眼睛適應光線之後，觸目便是一艘小艇，白色的船身有些發黃，明顯有日照照料，上頭蓋著藍色帆布，沒有蓋透。船身漆著「順來」兩個字。阿春嬤走上前去，溫柔地撫摸那兩個字，我猜是阿春嬤兒子的名字。

「順來，阮後生較早飼的狗仔的名。」

阿春嬤說完，我一口氣沒憋住咳了幾聲。抱歉阿春嬤的兒子。

拉開帆布，預想中灰塵四散的景象未出現，塑膠味道撲鼻，掩蓋了海味以及藥草味。阿春嬤探身向前，拿出一個餅乾鐵盒子遞給我，示意我打開。我深呼吸了幾口，緩緩打開。裡頭應該放出金黃色的光芒，或許是從清代流傳至今的貴重金飾，或者寶珠，或者首飾。

裡頭只有一張照片，還有一個小小的塑膠機器人玩具，臉都看不清了，身上的顏料也褪色到難以

辨認。照片裡阿春嬾坐在椅子上，是她屋子裡那張躺椅，身後站著一個微胖的男子。眉眼之間與阿春嬾有幾分相似，應該就是順來的主人。將照片遞回給阿春嬾，我拿起玩具左看右看。

「這是阮後生較早細漢的時，我頭一擺買予伊的迤迤物。」

「伊死去彼時我去款物件，才知影伊共這箇遮久……」

「有夠三八。戇囡。」

阿春嬾說，這個玩具就送給我了。年輕人就要多玩一點，不要成日「憂頭結面」。阿春嬾抓攏我的手，包住玩具，緊緊地。粗粗的繭摩擦我的手背，生熱。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降，所以我鼻頭也熱了。照片阿春嬾隨意放在自己口袋裡，連看都沒看一眼。我拉下全部的帆布，將小艇擺正。小艇旁邊有個滑輪，移動幾次之後順利將小艇置放上去，意外地小艇其實並不沉，以體形而言甚至相當輕巧。

不知道當初是哪個人將小艇拉到這個地方，如果是阿春嬾自己，那就太離譜了。我拉著小艇，過山洞外頭有一個坎，那是最辛苦的時刻，其他時候都還行，有上坡有下坡，帶著滑輪並不算太難受，起碼比搬石敢當到岸邊輕鬆太多。仙姑在我旁邊，一下跑前面，一下跑後面，偶爾聞一聞小艇。我問阿春嬾，這小艇還能駛嗎？阿春嬾笑了笑，鏗亮的艇身好像也跟著笑了。

那些外地人看到小艇眼睛都亮了，我跟阿春嬾到廟裡，狠狠喝了幾大杯水。阿春嬾拿著杯子笑，八十四歲的阿嬾也走過來，兩個人窸窣窸窣不知道忙著什麼。老闆娘拍了拍我，說聲「辛苦了」。

我拿起玩具坐在地上，村長走過來看了看，我把玩具舉高，他卻走了。就在這個時間，悶悶的聲音傳來，硬要形容大概就像「嗯」、「嗯」這樣的聲音。所有人都往外頭去，我順勢躺下來，看著廟頂發呆。如果真的打過來，這就是我最後發呆的時刻。嗯！嗯！嗯！

外頭一陣吵鬧，我好不容易掙扎著起身，每一根骨頭都像自有主張不怎麼聽我使喚。村長大喊，船都給你了，究竟還要怎樣！我往前探，阿吉瞧見我，叫我過去。或許太累了，我傻愣愣地就真的往前，站在他的身邊。

阿吉說，這船能行不能行沒有人知道，要村民派人駛船去本島。今天是長浪，這船一下水可能就沒頂了。我回頭看了看村民，年輕的幾乎沒有，或者年輕的都躲起來了。我往前站，告訴阿吉我來開船，我知道本島往哪個方向。八十四歲的阿嬾大聲罵我，不成罔，佗位知影本島按怎走。我抓抓頭，確實說了大話。阿春嬾看著我，緊緊捏了一下我的手，拍了拍。

「好，我去。」阿春嬾說。

老闆娘第一個站出來反對，阿春嬾九十幾歲了，怎麼可能開船。村長說要去，老闆娘說你的頭還

破著，不准去。拉拉扯扯，最終阿春嬤決定跟八十四歲阿嬤還有老闖娘一起上船。三個加起來快兩百五十歲的女人，決定開著不知道還能不能浮起來的小艇，在長浪又即將漲潮的時刻，往東三十公里到本島去尋求協助。剛剛才響起的悶響說不定就是砲彈聲，能打到花嶼就能打到往本島的海上。這是一條根本沒有機會回來的路，我站出來反對，說真的要，我要跟著去。我去監視她們，誰知道她們幾個阿婆會不會跑了就不回來。

阿吉同意了，我笑了。

我上了船，最前面是八十四歲阿嬤，再來是老闖娘、阿春嬤，最後才是我。船準備下水前，阿春嬤伸出手把我推下船。佝僂的阿春嬤身高大約一百五十公分，加上駝背可能只有一百三十公分。我們之間差距有五十公分以上，而我就這樣落水，嗆著，溼透。抬起頭，船已前行。

阿春嬤回過頭，對著我笑了，揮揮手，手裡拿著那張照片。八十四歲阿嬤在最前面已看不清臉，浪太大了，速度飛快。隱隱約約間，我聽見老闖娘脖子上的收音機，傳來乾癟的歌聲，然後是阿嬤們的聲音。

「雨夜花、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

本島來人了，也帶了補給。究竟說著什麼我也沒聽清楚，林老師湊上前去聽，晚一點就會來我這裡說明白。前因後果再沒那麼重要了，仙姑在我旁邊搖尾，黑狗伙伴剩下三隻。

值得高興的是，村長控告那幾個釣客，本島來的人說，下一班船會有警察一起過來。這個島究竟發生了什麼對我來說不重要了，三個阿嬤唱著歌，拋下我，往前。從此再沒回來過。起風了，我聽不見任何聲音，除了在浪中的〈雨夜花〉。少了三個阿嬤的花嶼還是花嶼，我不是原本那個我了。

沒有砲彈、沒有末日，網路系統不知是否遭到攻擊而癱瘓，緊急調派所有員警回本島支援，據說台灣也一團亂。失去了訊息失去了往來補給後，每個人都會成為孤島。所有外地人都撤離或者被捕後，我坐最後一班船。村長跟著我去本島做筆錄。海巡還在搜救阿春嬤她們三個，村長說大概沒望了，接下來一個小時的航程我們便什麼都沒說。

仙姑在船上搖尾巴，我摸摸她的頭，下巴靠在我的腳上趴著。剩下的三隻黑狗跟著林老師，我讓仙姑跟他們說，很快就會回來，很快地。

船開了，距離馬公三十里。往東。

評審意見

突破困獸之島

甘耀明

〈正東三十里〉是聳動小說，一群島民被困於澎湖花嶼，看似動機架空（憑空捏造），又對當今政治若有所指，歧義擺盪，任君挑選。無論如何，這群島民的傾軋取權，奪取雜貨店物資與犬隻資源，陷入小說《蒼蠅王》叢林法則的衝突，人性糾葛纏扯，往復傷害，對現實世界的真切投射，絲毫不讓步。然而在權力纏鬥縫隙，卻汨汨流露人性溫度，小說敘事者成了解開僵局的契機，一步步找到解救方舟。小說融入澎湖花嶼的人文、地貌與漁產，面積一平方公里餘的小島，在作家筆下條忽立體，海風鹹熱，湧浪層層，看似困鎖鹽鹼地，實則大海八方，有突破可能，致使寓言／預言小說〈正東三十里〉非欲言又止，大膽道出了人性溫暖與團結可貴，更顯該小說意涵豐潤，獲得首獎，實至名歸。